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八十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八十冊

黃山書社



(明)祝世祿 著

環碧齋詩三卷尺牘五卷祝
子小言一卷留垣疏草兩卷

明萬曆刻本

祗給諫留垣疏草序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
晁錯賈誼恢偉博達覈於事而
辨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
杜欽谷永摩切其君至敵以下
所不能堪者往往有之誣不稱謹

序

言哉而陰為權臣所播授彼方
僥眉阿色承其餘竊之不暇此徒
以言為市人貌而心貪行者身晁
氏論建多為石畫而不悉無峭急刻
深之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
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

古獻納之理亦不為少晚而讀劉
向諸疏宛而篤溫而理惻怛而有餘
忠輒嘆曰言益至此乎以彼指事
深切若廩然危亡之至至宜以召恠
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嘆之非
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

序

至誠嗟乎誣惟仗氣騁才雖盡下
之朝不免於踈斥向惟發於至誠
雖其不默而亦足以容無足恠者以
觀於余及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
向也君繇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
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

時火災疊見倭証於東播起於西
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

命四出人心嗷二南省言責獨屬君
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
讀之其劇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
晁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

序

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愫以徐
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悚然而髮立
或恹然而心痛悃二欵二溢於毫素
間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誣之言
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
帝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不敢

盡而用司存復逆之格以發明臧否
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
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
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為好訐者之所
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可覩矣夫君與
向皆為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

序

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
忠同向言不得用懋鬱抑侘傺至托之
九嘆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爾
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
平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彼者
言業用什五安知一日不需然盡舉

而行之此固君之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訥時錄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余為序萬曆壬寅秋日前史官瑯琊焦竑弱矣著

留垣疏草卷上

豫章祝世祿無功著

新安門人汪廷訥輯

糾病臣疏 萬曆二十三年八月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祝世祿謹

奏為病篤儒臣不奉

明旨擅離職任事臣惟疾病人所時有也而臣子身邁之莫効馳驅安得不哀鳴於君父之前幸則存其不死之軀以晷後報不幸亦

留垣疏草

以遂正首丘之願願告病同而所以告病異真病以病告非病託以病告而所以託病又異若南京國子監司業李道統之以病告也其病甚真甚久且甚篤非有所託而然也本官起家詞林年力壯茂人模人範都人士共稱之祇緣生長中州風高土燥之區來任南都地多窪濕人與地不相習日月浸淫遂成不治之症耿耿衷私誠恐客捐異土具疏陳乞願得生還七月以來轉見危劇復具疏

請意緒荒迷勢不能以旦夕莫必之身待三千里

外旬月之命望

關涕泗竟自離任都人士共見之而共憐之臣查

得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各處領

勅方面官員撫按官不許輒放離任違者本科糾

奏季道統雖非領

勅官員而儼然師儒重任行不俟

命非人臣進退禮臣敬循職掌據實糾

留垣疏

聞倘蒙

皇上憐察病非假託奄奄餘息真不能以須臾待

因其回籍調治而

准之也唯

命其或以擅自離任不可以訓量加

處分爲不候

如旨者戒亦惟

臣又惟

上雅爲

社稷憐才亦未嘗不恤臣私乃於季道統屢告不

允無亦意其爲託歟臣以爲人各有情難以直達

不特真病以病告者出於不得已即非病而

託病以告者亦多出於不得已果不得已病

即不真而意真一告而所全者多臣獨惟近

世有年力已頽聞望不起日夜翹跂氣憑神

馳投竿牘于私門假露章于

闕下而以病告者焉又有官箴不飭物議沸騰自

策不免出位言事不上犯

留垣疏

乘輿則醜詆宰執以巧逃于黜幽之典乃其心神

竟不自安而亦以病告者焉此其所告真邪

贗邪得已邪不得已邪請乞

皇上自今而後凡告病者其病真病一無所託如

季道統者亟放回可也所以全其生也其病

非真病果出萬不得已而托之以告者酌量

暫放回可也所以全其情也唯前所陳二臣

退以媒進公以濟私情事不符脉症不應則

世所稱巧宦者耳

聖鑒在茲不可不折其邪萌破其狡術使羣臣百

執事有所震懼不敢設僥倖之意紛撫飾之

端以溷

天聽臣故因季道統之告推類及之惟

聖明裁察

留垣疏草

決大臣去留疏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

奏為時局可虞懇乞

聖明俯採輿論決兩大臣去就以銷朋比以維治

安事臣馬齒長于班行雄心耗於閱歷誤蒙

皇上拔真留垣以言為職伏念

國家不可一日無重臣不可一日有橫臣橫臣

者權臣之漸也如今吏部尚書孫丕揚風節

素著起自田間以晉今官秉正持平天下無

問識不識信其為社稷臣頃者激於戎政侍

留垣疏草

郎沈思孝至露章劾其事而思孝亦反唇劾

之不揚遂連章乞休不止天下士大夫惜焉

且吏部之難居非一日矣於今為甚百官各

職一事吏部獨職百官百官之臧否難明易

掩也臧否百官而黜陟之易私難公也世風

不古朋比成風黜陟之際一不如意弱者誹

於腹强者壯於頰易撓難持也自非至明至

公至剛置毀譽榮辱於度外而又上得

聖明之君委心不貳下得協恭之臣共事不撓必

不能久於任以究其用

皇上試觀丕揚爲銓臣重不重

皇上所以任之貳不貳今思孝且巧持其短長而撓之橫不橫丕揚在位安不安丕揚以思孝之故乞休思孝且犯天下公共之口亦乞休二人者之情真不真

祖宗朝委心銓臣任專且久如蹇義爲吏部尚書

二十有七年郭璉十有四年王直九年王翱

十有五年尹旻十有四年王恕歷官四十五

留垣疏草

年在吏部六年故自永樂至成化六十六年

吏部尚書止更四人一蹇一郭兩王而已自

弘治至正德五十四年則更至十八人自嘉

靖至隆慶五十一年則更至二十四人今日

之更彌促彌數自萬曆十九年至今四年之

間亦已更陸光祖孫鑰陳有年孫丕揚四人

矣

先朝諸臣秉銓其時豈無姦人從旁嚙之掣之而

諸臣亦豈無乞休之念惟是

祖宗一意信任不惑人言故得安其位而行其志

今思孝與丕揚訐奏丕揚一劾思孝乞休之外更無餘言而思孝借辯相攻屢言不置且夕不能忘丕揚丕揚何以自安也自古大任難堪人才難得天地氣數韞之數十百年能鍾毓堪大任之臣幾

祖宗數十百年能培養堪大任之臣幾

人主人臣共爲

社稷計卽百分愛惜難保始終况可聽人摧挫以

留垣疏草

廊廟之器爲山澤之濯乎今丕揚又劾陸光

祖孫鑰陳有年故事

皇上勉留之

命數下而不止不可不答其故矣向來縉紳之流

以吏部爲榮階今且爲厲階一轉文選便擬

謫削一轉尚書便擬歸休此其一身之進退

旦夕莫必又何能爲

國家計久遠正百官進退之不與乎思孝當年

幼權臣張居正橫心橫口自多直臣而

勝其躁進之意往往挾以嚇入螫毒異已無
問善良而不揚亦曾劾嚴嵩高拱其節不在
思孝下思孝奈何以此加不揚釀成今日紛
紛之禍舉朝士大夫敢怒而不敢言而吏科
都給事中楊東明首論之已而戶科右給事
中鄒廷彥論之已而文選郎中蔣時馨論之
已而河南道御史馬經綸禮科給事中楊天
民又交論之諸臣何所警於思孝而公憤不
平使思孝少自循省當實心求去爲自全計

留垣疏草

乃恣其胷臆指不揚爲權貴指言及之者爲
媚權貴其誰信之

皇上試平心取不揚思孝二臣提衡而論孰爲君
子不揚自以爲君子天下人士無不君子之
也思孝亦自以爲君子天下人士未必君子
之也不揚屢疏求去

皇上下溫綸與思孝俱留豈理有所不可亦勢有
所不能公臣無朋介臣不附不揚能勝思孝
乎臣知其不能也不揚難進易退不得去

已思孝黨同伐異不激去不揚不已且忠直
不阿如東明一言思孝而去清正不染如時
馨一言思孝而去而何有於不揚思孝儻去
不揚必自以爲得計將使天下士大夫謂忠
直清正不足恃而機智足多君子短氣小人
揚眉君子縮首小人攘臂

國家無窮之孽自此始矣昔也思孝虛聲在人
機事未露

皇上存大臣體不惜去東明以安思孝及時馨之

留垣疏草

被劾思孝機事已露而與論未定

皇上又存大臣體不惜去時馨以安思孝今思孝
機事已昭然於天下人之耳目之口矣前
代朋黨黨錮非今日之明鑒耶

皇上又何惜去思孝以安不揚臣先見不如楊東
明極論不如鄒廷彥馬經綸楊天民第念銓
衡重地四年四更尚書臣無固志

朝無重臣且有感於不揚五疏乞休負蹇郭王諸
先臣之忠而不獲終蹇郭王先朝之遇

於思孝當年負直臣之名以攻小人今一旦
改直臣為橫臣以攻君子盡棄生平殊為可
惜故冒昧言之天下士大夫方以思孝如雷
如石犯之者焦觸之者碎臣且犯之觸之寧
能免於後患而愚衷自許但得

皇上行臣之言決去思孝以謝天下即禡臣職終
身不叙以謝思孝亦所甘心臣無任激切屏
營待

命之至

留垣疏草

十

治河疏

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

奏為河工方興敬摠一得備羣議以圖萬全事
臣惟黃河自古為患身高於岍乃今創見之
今之治河其難蓋百於古之治河者焉古之
治河者去民之害而止因勢利導不與水爭
至遷城邑以避之今且資之以為利一則環
帶

陵寢一則灌輸漕運治之者去其害且虞并去其
利留其利又虞并留其害利與害相倚去與

留垣疏草

十一

留相持故曰難也宋藝祖曰夏后治水第言
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
岍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
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莫息今相傳河
北有蘇堤而無禹堤禹之治水曰決曰排曰
疏曰滌曰瀦大都濬之也不隄之也獨九澤
曰陂澤止水也止水可隄如之何其以隄一
馮千里之水邇來當事者不師禹而師蘇徐
淮之河東之以縷堤堤善决决而塞塞而

夫塞之不勝塞外又加之以遙堤其初本欲約橫流於一壑刷之使深而水挾泥沙失瀆下流鬱而中起淮故從清口入河河高淮下河強淮弱淮不敵河河不納淮倒灌清口清口淤塞淮不得出匯泗州而爲沼蕩泗民而爲魚甚至浸入

寢園望之如滄海一浮杯而

祖陵於是乎病當事諸臣豈其智不及此祇緣曲護運道之利而於

留垣疏草

十二

祖陵與民生之害不遑顧恤蓋以偏築塞奏功亦

以偏築塞貽禍頃蒙

皇上惻然南顧傷

寢園之不寧特

命科臣出勘慎隄防之非策特

允諸臣建議議主疏濬分黃以治其本導淮以治

其標業已次第舉事矣分黃功先下流雲梯

關之海口傍擁沙淤底積沙板朝朝夕汐人

力焉施別尋安東五港口專官鳩工另開

口至爲得策臣無容喙獨導淮除濬清口外

議開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涇河子嬰溝五

處而不一究其下流之所歸臣不得不爲

皇上一言之水之行地如人身然有咽喉有腸胃

有尾閭今所議開五處直淮咽喉爾咽喉能

下而腸胃不能容尾閭不能洩將無以

陵寢之患移之運道益場民生耶

陵寢

國脉也運道益場

留垣疏草

十三

國計也民生

國本也一病四痛有緩急而無彼此議者曰所

開高良澗子嬰溝放淮從廣陽湖東入於海

所開武家墩涇河放淮從射陽湖東入於海

夫使二湖實能容之徐引入海奚不可者然

而不能容也廣陽湖闊僅八里許而射陽湖

名雖爲湖實則爲河闊僅二十五丈離海且

三百里而遙迂迴淺窄高郵寶應興化益

江都泰州山陽七州縣之水全賴此一線

宣洩之宜洩不及百姓方苦滄沒况又决淮注之七州縣民田民廬與二十塩場必無幸矣塩課田糧百萬將何物以輸將民丁蠹丁百萬將何地以棲泊查得廣陽湖東方有六十里一湖名大湖為七州縣之釜底湖北口有舊官河自官蕩直至塩城石碓口通海只五十三里此河見濶六七丈不等再得加挑廣二十丈許深七八尺許於石碓口倣范公遺法置水關門開節制潮之出入不難洩七

留垣疏草

十四

州縣所注之水而七州縣不終滄沒此導淮下流入海之一便所當并議者也議者又曰所開周家橋放淮下高寶諸湖從金灣芒稻河南入於江夫使此灣此河入江無抑遏奚不可者然而不能無抑遏也高寶諸湖西受天長汊澗伏虎橫冶諸山之水北受周家橋施家渡之水水之停蓄甚多而金家灣芒稻河入江之路甚隘十不能出其一二漕堤歲築歲决患正坐此查得金家灣芒稻河到此

只三十四里開不甚難二十年曾題奏

允開此河初擬開廣二十丈既因金錢不敷開十丈而止所宜洩竟不足以盡所停蓄湖漲堤决如故再得開廣十五丈許深四五尺許不難洩諸所注之水而內漲且立消運堤可保長無事矣此導淮下流入江之一便亦所當并議者也之二役也要以蕩滌其腸胃而疏通其尾閭令高良澗武家墩周家橋溼河子嬰溝咽喉一開不成七州縣膨脹之患不然

留垣疏草

十五

於

陵泗之水未消咫尺于高寶興塩之水且長尋丈城郭為池塩場化水而湖堤直一衣帶上溢下窪西風駕濤一决百丈勢如建瓴運道大壞何以支之夫為運道民生塩場坐視祖陵之淪沉誠悖德也為

祖陵一利貽運道民生塩場三害非完計也第二役之興不能不奪民田能給官價市民田以拓官河紓民患民亦樂從雖不無所費觀

堤脩堤委金錢於溝壑之空費何如爲天下
興大工捍大災正不當惜此區區坐失一勞
永逸之大利也或曰淮可治而不必深治專
力分黃黃治而淮亦治

寢園自出於水中第不能取捷效乎且晚耳是亦
一說也如必欲導淮入江入海必如臣議濬
下流而後可下流不濬高竇爲經誰執其咎
方憾當年河臣惟運道是護而不一虞
祖陵遂釀成今日之害今又惟

留垣疏草

十本

祖陵是急而不一虞運道民生蓋場其害可勝言
哉天下固無無害之利乃利在目睫胎方來
無窮之害者不可不周爲之慮而預爲之所
聞二十年前黃淮泛溢高竇橫決當事者銳
意於堤功曾有人策河淮宜濬不宜隄隄必
貽之害獻濬之之法與濬之之其不合而去
脫使當年用其說之十一不專于堤築患亦
不至此極矣徐淮上下二千里人習于水豈
無夢且寐飲且食於治水家之略者耶特

階自致其身於防河使者前爾臣六月赴任
道出徐淮遇處停舟逢人問水足跡所履歷
耳目所親記頗得二水利害之源委參之先
後官於其地者更咨彼中者宿一一覆實酌
其可行條爲斯議夫治河誠難甲可乙否羣
議之沸也甚於河獨斷獨行尤難以禹至聖
羣臣莫及出爲司空左益右稷胼胝相籌而
猶好天下善言八年成功固其自神智哉而
得於羣策羣力助發不少今日河患上關

留垣疏草

國脈中關

國計下關

國本此亦臣子被髮纓冠之秋也以禹之心行
禹之事議期於可何必其與已合功期於成
何必其自已出臣實勦議議爲羣議所未及
顧誠不知何如伏乞
聖明勅下工部轉行河淮當事諸臣熟計其便共
求亟去
陵寢之害廣

陛下之孝而又不終貽運道塩場民生之害廣

陛下之仁勞費在一時利賴在萬世臣也不任倦

倦

留垣疏草

十八

舉劾門官疏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

奏為仰遵

明旨舉劾門禁官員以嚴重地防守事臣等切照
留都為根本重地裏設門者十有三外設門者
十有八門設把總指揮官佐之以千戶百戶
官所以管領卒徒時其啓閉嚴其譏察示鎖
鑰重也而各官類取之軍政之選餘先是有
官守而無考覈以致梟雄不畏盤詰之禁而
菜傭反懼迫勒之苦玩愒成風寢失設立門

留垣疏草

十九

官初意萬曆二十一年南京兵部尚書裏貞

吉題

請考覈事宜覆奉

欽核備行在案今當二十三年年終事竣除將各
門指揮千百戶等官逐一遴選應獎者獎應
戒者戒應留者留應革者革照例不敢瀆
奏外所有優劣之尤上之可任驅馳不當淹於
關柝下之不任居守所當還之操備者合行
甄別疏名以